

榮陽



● 榮陽鄭氏研究之二

鄭國二十三君訃傳

主編：宋國楨

榮陽鄭氏名人苑鳥瞰圖



中州古籍出版社

郑国二十三君评传

赵子谋

中州古籍出版社

前 言

近几年来,对郑姓来历,郑国春秋史及历代郑氏人物史,研究者较多。所以,我很担心,能写好吗?但又一想,由于才拙的人,一写出来批评的人就会多,就会引出高明见解。抛砖引玉,何乐而不为呢。基于此情,便日以继夜的写起来,我想只有写出来,才会受教,才会在多次地推敲斧正中,逐渐完好起来。

天下郑氏出荥阳,是说姓郑的兴族之地在荥阳。郑氏是以国为姓的中华望族。在中国大姓排名次上占第二十三位;由于郑氏家族开拓精神强,是我省向福建、广东迁居而又侨居外国、次于陈氏的第二大姓,也是当前台湾十二大姓之一。追本溯源,就得从公元前806年,周宣王22年封弟友为郑伯算起,直到郑国被韩国灭后,一部分迁陈、宋之间。一部份留荥阳,随以国为姓,确立郑姓。后裔之人,总推到郑桓公为郑氏始祖。所以,写《郑国二十三君评传》,为郑氏光祖耀宗,继往开来,追念祖德启迪后人是很有必要的。

析郑国各代君王,虽有内部重重纠纷,但荒淫废政、残暴害民者尚无。

郑氏三卿——郑桓公、郑武公、郑庄公三代为周司徒,左右周氏天下106年。而到了郑厉公二十八年,又在国势稍安、厉公患病的情况下,迎逃难的周惠王住于栎邑。并三次进入洛邑,勤王奋战,才平定了王子颓之乱,又为周室整理了一次宫廷,恢复了王尊。而周惠王仅赐于厉公“虎牢以东的武公之略”是不够的。从这段历史看来,郑国从一建立就与周天子的命运紧紧相连。

郑桓公从建立郑国起,便是帮助周宣王中兴,周幽王治国。忠

于周室，宣传周礼，是有开拓精神的一代明君。并在犬戎之乱，殉忠周室。武公更在周厦将倾之时，助王东迁，建立成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庄公尊王平乱，而王不礼并予夺司徒卿时，才发生了周郑交恶。当周桓王率诸侯伐郑时，祝聃射王中肩，欲再复一箭，庄公急止再射，保王一命。并使祭仲犒王及其左右。郑厉公更不计前仇，平王子颓之乱以勤王。作为郑国国君的主要梗概。从桓公议东迁；武公佐平王东迁时而举国东迁，并建武公之略；庄公伐宋破许建立新郑及启封城；厉公勤王，又收回武公之略等，奠定了郑国基业的根本。

从社会发展史上看，郑国建立之初，奴隶制开始解体。国人暴动，使周厉王吓得躲藏彘地，不敢回京。而太子靖暗藏在召公家，被国人知道了，非杀死他不可。还是召公为了解除国人之围，被迫无奈，将自己的孩子送与国人杀掉，才保存了太子靖，这是多么残忍而悲痛的场面啊。后又经过召、周二公周旋调和，才在有条件下，使国人平静下来。国家大权由召、周共和执政。虽然国人解除了武力，但周厉王是不敢再赴京当天子了。只好由太子静登基，名存实亡长达十四年之久（公元前 841 年——公元前 828 年）。奴隶制的周王朝一蹶不振，曾有过变改，但诸侯不听召唤。于公元前 806 年，由于姬友助王中兴有功，周宣王在王畿之地，划出一块地方，封为郑国（伯爵）。郑桓公曾一度到各诸侯国宣教王礼，但奴隶制再不能固若盘石了。

周宣王是在国人的喊杀声中、惊恐万状地坐上王位的。《纲鉴》上看：“宣王原名“靖”，后改为“静”。”他的当王，心有余悸，自不必说。由于诸侯及西戎的叛王，他不得不尚武专征，在封郑之后（宣王二十二年）到宣王中兴（三十三年），宣王一度曾是“寡人好乐好色”。只是在姜后代罪祭天（见《列女传》）桓公力谏的情况下。才又为政图强，靖边理民，兴起“宣王中兴”的大业。对这个中兴，郑桓公

是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所以，才会得到宫廷卿相及东土诸侯的好评。

此时的周王朝已无多大实力，边远诸侯多不以尊王为忠务，人们头脑里淡化了“忠义”之道，都是在经营自己的国家。周宣王的国防差使、财政收入逐年减少。各地的诸侯国，逐渐由朝王、进贡、听调变为不忠、不礼、不贡、甚之独立的小王国。国人暴动后、周召共和，无有诸侯联军振旅，以强周室，说明奴隶制的解体，王权的没落。周宣王的中兴是王身周围的中兴，伐四戎伐诸侯，是自身振国威的事情。在宣王时代能挂起帅的，恐怕只有郑桓公一人，因为此段历史未见有诸多人物出现。召、周二公只会念周经，当时是无人听的。周王朝要存在下去，文治已不足武事更无力。当时只有郑桓公是一个文武全才的实干家。不然的话，王畿缩小、诸侯不贡、国库空虚，再割一片封郑国，宣王是不干的。

从郑桓公看，从小便接受了国人暴动的洗礼，十几年中处于父逃兄弱的宫室，他生于患难，陶冶了他的伟大品性。他要振兴周室，光靠口若悬河的来解释周礼，是不行了。必需有文武双全的才干，才能做周室的支柱人物。郑桓公具备这些条件，才被宣王赏识，封为郑伯。所以，郑桓公作为郑氏始祖，为郑国的事业，乃至子孙之昌盛，都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对后世的影响。是无法估计的。

郑国 431 年的存在，经历了奴隶制的解体和封建制形成的全过程。评述郑国各代国君，不能脱离当时列国形势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一部《春秋》便记载了这个国家存在的要义；一部《左传》更记载了郑国各君的史况。总之，由于郑国各君能守祖业，遵祖训。所以，自郑武公发迹荥阳之后，各代郑君艰苦创业忠王爱民，发展工商业，提倡乡民教育，任用贤臣，尊重商民信约等重大国策上，都是勋绩昭著。为了炎黄子孙，特别是郑氏后裔，瞻仰先贤，启迪后人特作《郑国二十三君评传》。以烱人口。

目 录

前言

评传

一、郑桓公	(1)
二、郑武公	(8)
三、郑庄公	(18)
四、郑氏三公总论	(32)
五、郑厉公(其中有昭公二年、子 _釐 一年、子仪十四年)...	(37)
六、郑文公	(50)
七、郑穆公	(64)
八、郑灵公 郑襄公	(77)
九、郑悼公 郑成公	(89)
十、郑厘公(郑僖公)	(101)
十一、郑简公	(107)
十二、郑定公	(122)
十三、郑献公	(129)
十四、郑声公	(132)
十五、郑共公	(136)
十六、郑哀公 郑幽公	(139)
十七、郑儒公	(141)
十八、郑康公	(146)
十九、总论	(149)

附录

郑国大事年表	(156)
--------------	-------

郑桓公

在位 36 年（前 806——前 770）



公元前 857 年至公元前 842 年是西周第十个国王，周厉王姬胡执政。厉王用高压手段，对敢于说他坏话的人进行血腥镇压。《纲鉴》上写道：“王行侈傲，国人谤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厉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当然，刚愎自用的厉王，怎会把召公的忠言听进耳内。继续实行他的内奸告密，滥杀堵口的高压手段。国人忍无可忍，便揭竿而起围了王宫。厉王只好逃跑。在召公和周公的极力调解下，才幸存了太子姬静这个娃娃皇帝。而厉王永远逃避，不敢复位当王了。

这时，由召公、周公共和，协太子理朝。史称共和行政 14 年。

所谓国人，即镐京及其城郊的人。西周末期王权没落，一败涂地。众诸侯国君，对厉王不理不问，使其都乱王逃。边远的诸侯，对周天子不朝不贡不保卫，却私自征伐，自称霸主。周厉王下野十四年，没有诸侯联军靖叛，以正王权。说明人们对奴隶制的王权，已经淡漠了。敢于轻视王权，这与封建制的发展分不开。生产力的进步，土地生产物的增加，诸侯国社会财富增多，也就

给奴隶带来一些自由与好处。使他们过上了“日出而作，日没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的“自在王”的小农生活。由于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使奴隶制解体，封建制逐步成长。人们不关心“帝王事业”了。周宣王逐渐长大，他要中兴，指望召公、周公、虢公这些只会讲“王道”的卿士不行了。他极需要找能维持王权的实力人物。这应是封幼弟友为郑伯佐王室的原因。

周宣王幼年当政，即是受国人武力胁迫，召、周二公共和。长达十四年之久，厉王姬胡死后，姬静正式登基，宣王六年，便是镐京的大旱灾；刚刚旱除民饱，周宣王要革改了。

周宣王十二年，他采取了一项媚神和民的措施。这种作法在古代本可以行得通。可是，国人暴动的后十年，人心不古，纲纪不行的情况下，光采取宽政是难以行得通的。结果失败了。虢公谏曰：“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续而弃其大功……”也就是说，行政要随时变而变。总之，周宣王要想中兴，只自身的振作不行，有时还要受卿士挟制。指望诸侯无望。他不得不从王室家族中来选拔国家柱石人材。长期以来，王族子弟，多是只知淫乐，很少有指挥作战的能力。古代战争，一将胜万卒。济济的王室之中，周宣王能选中幼弟友，不惜王畿之地封为郑伯，列为诸侯，可见郑桓公之不俗。

周宣王封幼弟友为郑伯，并不是因为他是亲兄弟。而是他具备了五个条件：

第一是忠于他，姬友的言行尊王道，守王礼，言必称文、武、周、成。这是周宣王选中姬友的重要条件。

第二是有威望，能团结人。以身作则，在臣民中是影响较大的突出人物。在王权没落，人心不古的情况下，周宣王一直是“灰暗”的心理，天灾人祸，一直迫他振作不起来。他心比天高，命比蓬蒿。面对的是国人的铁拳、诸侯的不王、卿士的纸上谈兵。

要兴周室，连个知己人也没有。二十多岁的幼弟已是众推的英俊人物，他要插上这个翅膀，进行起飞。

第三个条件是武艺超群。郑桓公从政的三十六年，是凭武艺从政的，他不是凭宣王的亲兄弟来谋职。宣王十二年强行媚神和民政治，结果失败。使他不得不改变主张，兼用和民强治的办法，实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严刑强攻，取信于威力之中。封郑国于王畿之内，正是宣王要用这个小兄弟的武艺去征服叛国，强化政刑。

第四个条件是姬友有了解天下大事于掌中的战略眼光。姬友在王宫中渡过了二十多个春秋，对诸侯、四夷的情况了解得十分清楚。经常和周宣王交换意见，使周宣王相信他。他善于把天下大势分为两个方面来看。并善于把不利的因素转化为积极的因素，使自己的王业取得顺利持续。他唯王业是尊见识过人，取得了周宣王的信任。郑桓公的一生不但有尊王愚忠，而且超过了自己的家国性命，直到殉职，向无怨言。他为了周幽王，是知死而死，乃大勇者矣。

第五个条件是姬友有“得众心服诸侯之本领”。这是难能可贵的。姬友是战乱时之强将，平安年间治世之能臣。因为周宣王此时已是强弩之末，对远方之诸侯是鞭长莫及。在镐京周围，戎狄扰边，申、吕、鄩诸国强悍。宣王建立郑国，是看到姬友有治民强国，卫护王室的本领。将郑国封在王畿之地。实为培养腹心基地，作为缓冲砥柱。

总之，周宣王之封姬友为郑伯，虽然有其亲兄弟的血缘因素，更重要的是他的才干能为王室中兴事业作出贡献。

二

郑桓公立国之初，就是捍卫周室的柱石，在宣王中兴的事业

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周宣王 22 年（公元前 806 年）到他 46 年（公元前 782 年）的 24 年中，周宣王的政权基本上是巩固的。当时的局面是由奴隶制的逐渐解体而延续消落的时代。由于周宣王本身尚武自强，和郑桓公的一系列治国主张，宣王的王畿之地由团结而向外发展。周宣王可以依靠郑家军制服西夷、击败近王诸侯。使王室不再是王弱臣强民意沸腾的地震地带。

郑桓公在治郑上实行了顺天时、地利、人和的得民心政策。他不是保守派，不像有的贵族子弟，靠寄生生活。他在自己境内奖励耕战，发展农桑，积累财富，捍卫周室。在舆论上，他借文、武、周、成的王礼来劝诫诸侯国勤王；在武力上，他随宣王征伐，制服叛夷叛臣。在尊王的基础上，他谏王从善强国。他的诸多英明主张，从《郑桓公谋迁国》中可以看出一个梗概。其他许多文献都记载有郑桓公助宣王中兴的业绩。

周宣王入宫的前二十二年，只是名誉天子。他行政的十二年“王不籍千亩”，要实行“媚神和民”政策，结果失败，说明软手段，单纯的去感化是行不通的。说明斯时的神权已经转为“信神如神在，不信无妨碍”的地位。国人暴动之后，天子已经威风扫地，黎民什么也不怕。直到周宣王二十二年，封郑伯的时候，才不得不采用了自强治国的办法，这个办法，与郑桓公很有关系。郑桓公在未得国之前，已是周宣王眼中的治国能臣了。

郑桓公的思想当时是强化王权，推行奴隶制的周礼。他当了诸侯，参与朝政的时候，除了尚武兴国之外，主要是到各诸侯国进行宣教。劝导各诸侯国尊王攘夷。这与他后来在幽王八年，进升公卿做司徒管朝政教化很有关系。郑桓公到各诸侯国去，除了宣传尊王礼之外，并宣传王威。实际上是身兼二职，联合诸侯，制服叛臣。郑桓公建国之后，周宣王的政治逐渐走上巩固，本可以集中力量发展王权，振兴周室的，可是，周宣王在和平王宫中又

迷上了丝竹酒色。郑桓公对其兄王直谏，奏效不大。在众直臣的支持下，宣姜后导演了一出代王请罪的戏，致使宣王改辙勤政。

周宣王三十三年，王尝晏起。姜后脱簪珥，待罪于水巷，使其传母通言于王曰：“妾不才，至使君王乐色而忘德，失礼而晏起，乱之兴自婢子。始，敢请罪！”王曰：“寡人不德，实自生过，非夫人之罪也！”自是勤于政事，早朝晏罢，卒成中兴之名。（选自《纲鉴》《宣王》）

周宣王勤政之后，正是郑桓公助周室建勋业的时期。也正是郑桓公由守王业，兴郑国而转变到开拓疆域的时期。郑国械林，地小人少，要发展开拓，边地尽王畿之地，无法发展。要建立强旅兴国，地利人力条件差得多。助王靖诸侯以定天下，能力差得远。镐京西近夷戎，强弩待发之族，征服甚难。他曾出使天下，选定荥阳为驻足之地，并不是偶然的巧合，他是经过自察和征求诸多贤能意见而确立的。

周宣王晚年的多次失策，使他更清楚了这一点。宣王“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王既丧南国之师，乃料民于太原……”最后，“王杀其臣杜伯”等都促使了郑桓公的思想变化。他认识到，一个诸侯国，首先要强起来，才会助王强盛起来。但凭血性、说教，无济于事。非有巩固的地利后方，和进可出击、退可保守的根据地，才是久远之计。虽然宣王统治末叶和幽王行政之初，有些近处诸侯，见烽火之号，也带人马来勤王，但王权在人们的眼目里，已经很低了。所以郑桓公不得不从奴隶制的绝对王权思想中跳出来。他的思想产生了极大的矛盾。按照他的开拓思想，已作了“寄孥的工作”，并贿赂虢、邻二君，郑氏族人十邑皆有寄地。可是，幽王的贬申后、太子，伐申灭子的一系列活动，郑桓公也意识到国势危险，而却没看到后果的严重性。申、鄩二侯并未按照王礼逆来顺受；反而召来西戎，共灭周王。郑桓

公为保护一个大奴隶主的周幽王，予骊山殉难尽忠。所以说郑桓公的思想是受历史条件限制的。这与他的职务很有关系：他是管教化的司徒，不但要劝人守王礼，而自己更应该守王礼。郑桓公骊山战场上的壮烈牺牲局面，表现他的愚忠思想，也是在当时情况下，他的大智大勇表现。

在幽王危难之时，潸申后、太子的虢石父，导王为非的尹氏及祭公，具不在骊山战场。《钢鉴》《幽王》篇云：“十一年，王欲杀故太子宜臼，求之于申，申侯弗予，王伐之。申侯与鄆人召西夷犬戎伐王。王举烽火征兵，兵莫至。犬戎遂杀王于骊山下，虜褒姒，并杀郑桓公，尽取周宝赂而去。”当然，郑桓公的被杀，是表现了他浴血奋战，壮烈牺牲的英雄气概。足以证明宣王之封小兄弟为郑伯，真谓知人。与后世刘备识诸葛保汉而又托孤，堪称两个知人善任的明君。

幽王的无道，是从他一登基便开始的。郑桓公来保这样的一个昏王，要想有作为，真不容易。

“庚申元年王无道，周大夫赵奄父之子叔带去周如晋”。贤臣远离，幽王势孤。

“二年西周三川皆震，山崩川竭天之风雨不调。”天灾频仍，国库渐空。

“三年，王之后宫见褒姒而嬖爱之。生子伯服，虢石父与褒姒比而潸申后太子。周大夫尹氏及祭公导王为非。”佞人陈予王之周围，内宫之乱形成。

“五年，王竟以虢石父、褒姒之潸废申后及太子宜臼。以褒姒为后，以伯服为太子”“烽火戏诸侯”“褒姒听裂缙笑”。周幽王淫乱宫廷，佞人得志弄权，“诸侯皆畔，王室始骚。”“王尝为太室之盟，诸侯叛之”。

这样的幽王，即是郑桓公有天大的教化能力，也难说服他。教

育不能使顽石点头，何况周幽王是当时的唯一独尊人物。迫使郑桓公不得不去东方逃死。把后代的繁荣昌盛寄托在荥阳这块土地上。这块地方能以形成郑氏之光，是通过郑桓公亲自考察，并与史学家结合历史发展的趋势精心研究得出的郑氏希望。郑桓公只是谋东迁和执行“寄孥、贿虢郃之君得在十邑之地安顿家眷及族人。完成东迁大业的是他的儿子郑武公。

郑桓公虽然谏幽王无效，但他并不愿离开他，明知死，也要去死。这是历史上的忠臣形象。也正是这些忠臣，形成了中国历史的轴心力。使中国这部历史悠久的国歌越唱越响。假若郑桓公弃幽王而避难逃死，说不定使郑国也早兴盛几年，其英雄形象就要减色。整个郑氏家族史可能就面目全新了。不管虢石父、尹氏、祭公怎么死，都没有郑桓公死的值得。历史上把这些群丑称为“佞臣、佞人、小人、奸臣、奸贼”、等都非常恰当，不管他们当时多受王赏识，官高权重，历史对他们的结论是公正的。郑桓公从政的三十多年是一心为国、光明磊落的伟大人物。他遗留下的光辉思想，将光照千秋，永世不衰。

郑桓公永垂不朽！

郑武公

在位 27 年（前 770——743）

—

公元前 770 年，桓公死于国难，子掘突立。史称郑武公。

郑武公生于忧患，是雄才大略的人。幽王蒙尘之后，诸侯勤王的只是几个新兴的国家。郑国要新建，成周也要兴建。从现在的郑国在荥阳兴建的都城——京城看，规模是相当大的。京城呈“日”字形，南北长 1722 米，东西宽 1418 米，总城面积约三平方公里。当时的京水绕城东北流。现在城墙八段，总长 1000 余米。夯土坚实，土层清晰。据考古学家鉴定：是西周时期建筑物。另有郑桓公庙及其石祭案、御路岗、将台、阴司涧等诸多郑文化遗址。1987 年，“京城遗址”列为省级保护文物。

西周末期，作为防守战具的“城”的建筑，已具相当规模。城是盾的作用的扩大，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命运。古代战争是夺城之战，“争城”实际上就是夺国。看郑武公对京城的建筑，确实是费了相当大的精力，奠定了郑氏在荥阳兴起的根基。

郑武公的命运和郑桓公一样：国难频仍，宫室多故，君昏无道，佞臣弄权，引起社会动荡，杀声四起，处于杀王灭国的地步。郑桓公只是谋东迁，为郑国东迁打下了基础，迁都荥阳，建立京城，收买民心，征伐虢郛，兼并八个附庸小国的任务，是留给武

公去完成的。

公元前 770 年，郑武公协秦襄公、卫侯、晋侯奉迎太子宜臼于申，东迁洛邑，建立王城。郑武公是以郑氏族众和搜集王室卒众组成的军旅，和秦、卫等诸侯之兵来逐戎靖边的。其时，秦襄公是附庸之国，兵力不多，实力是卫武公之军。当时，武公已八十多了。主要逐戎的军力是郑武公。因为申、鄩国君召戎反王，不得人心，以战力不强。逐戎靖国的主要人物是郑武公，父亲的死节、国家的残破，国仇家恨，迫使郑武公一马当先，身先士卒，是战胜西夷犬戎的主力军。逐戎之后，镐京残破，大军送平王到东周。建立王城的责任，又落在了郑武公身上。而与此同时，郑国以“寄孥与贿”的策略，营都建设京城，来防备虢、郕的排挤。郑武公此时是既忙于周室建设，又要营建京城。是卫王建国的非常时期。

果如史伯之言：虢、郕乘“周乱而弊，是骄而贪，必将叛君”。郕国首先对郑武公勒索贿赂，并要逐郑族出境。郑武公不得不“奉辞伐罪”，于公元前 769 年，即武公二年，用闪击式的战略战术，灭掉了郕国，确立了郑国的地域基础。“郕国国君之所以被很快地灭掉，除了郑武公有一支精锐的部队而外，更重要的原因是郕国国君贪财，失掉了民心，“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老百姓反对郕君，形成了当郑国兵力压境的时候，老百姓都帮助郑灭郕，加速了郕国灭亡。“郕君恃险”而居，对外界政治上的大气候不了解，麻痹大意，更对郑国由媚贿之邦变为灭己之国，是不会理解的。这种掉以轻心，是造成郕国被灭亡的主要原因。

郑武公灭郕之后，集训兵力，发展农桑，并解放了三百年以来的商奴，这就为郑氏勃兴打下了牢固基础。商代后裔为了谋生，他们不得不做生意，去积极发展工具技术来谋求资财。商遗民是工、商能手，并蓄有财富。郑武公用契约来盟誓：“尔勿我叛，我

勿强贾，毋或丐夺。尔有利市宝货，我勿与知。”（见《左传·昭公十六年》）他解放商奴为其所用，奠定了郑国振兴的财力、物力、人力的基础。连以后的《弦高犒师》《烛之武缒城退秦师》中的弦高和烛之武都是商遗民中的报恩者。

由于郑武公促使军事力量的强大和政策的附合民意，周平王于公元 768 年，癸酉之岁，召武公加封：继其乃父之职，为司徒，作为卿士，管全国教化。

郑武公蓄积了力量，认为时机成熟，才书言虢公之罪：不勤王，不助王兴建东都之罪，伐虢灭之，兼有其地。并与此同时，乘机兼并了鄆、弊、补、丹、依、騶、历、华等八个子男小国。国土扩大了许多，开始了以荥阳京城为中心的郑国活动。

郑国此时西有虎牢险关，东与宋国接界，北濒大河之险，南与许国相邻。是郑国鼎盛的发展时期。是时，郑武公参与朝政，通过多次上言，解放了拘集在成周的殷商遗民（后世所称的“商人”。这些遗民后来绝大部分到郑国谋职业。商人在发展工商业上，有较高的生产技术。这对促进郑国的农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郑武公奠定荥阳郑氏的勃兴，创造了诸多有利条件。

郑武公为了王都安定，王业存续，日夜操劳；更为了郑国有一个巩固的国家，付出了超人的勇武智谋。直到郑武公十年，才娶申侯女为妻，是为武姜。这已经是公元前 761 年的事儿。这个时候的郑武公已是 30 多岁。郑武公的身心，整个的投到了郑国的发展和建设上。这对那些贪美女而亡国家的人来说，简直不堪与武公相比。郑武公真是“兴王兴国不遗余力，治家治业何弃子夜。”

郑武公十年之后，国家安定。由于连岁征战，民事多废，国库空虚。荥阳西、南山多地少，在这汜、索、濛、洧几条河流沿岸，虽有农业垦殖的条件，但发展前途不大。解决民间温饱，国库空虚的问题摆在面前。看到河阴、荥、济水两岸有大量滩涂、荒

地需要开垦，便实行奖励农耕政策，三、五年内郑国大富，兵力极强。形成了诸侯忌妒的局面。在这期间，武公只顾办兴国利民的事业，确有一些佞人逐渐聚集在周平王的周围。对郑武公由忌妒到诬陷。周平王听信谗言忘记了郑武公助王东迁的功勋。迫使郑武公交出虎牢。理由是说虎牢险关是成周东方的门户，如果王失虎牢，便不成其为国家，无存身之地了。

郑武公和郑桓公一样，“愚忠有余”，尊王礼让。为了尊从王权，不得已交出了虎牢关。这是公元前752年的事。即郑武公19年。虎牢既没，京城失去屏障，大片可耕地无卫城可护。荥阳西部及滩涂之地无法保护了。郑武公不得已向邻国故地迁都。

自从周平王夺虎牢之后，使郑武公的据河东征，凭险击许的计划破灭了。忠于周王室的他，不得不重新考虑另谋出路的问题。好多史书把郑武公的营建虎牢、开发滩涂、解放商奴、建设京城，称之为“武公之略”。从“武公之略”上，可以看出武公的雄才大略，由于周平王的没收虎牢，东侵制邑等手段，致使郑武公的事业未能大发展。直到郑厉公平王子颓之乱，周惠王只给他武公之略虎牢以东的地带。可见虎牢地险的重要性。

二

什么是“武公之略”呢？在郑武公东迁之后，并没有以兼并十邑之地为满足。当时的国家大势，是诸侯专行征伐，不以王礼为制约，而行强权的兼并绝嗣的制度。齐占山东，秦掠西戎，晋据河东，楚霸江淮……已成了风起云涌之势。周王室王畿之地的几个小国也被涉及，是诸侯眼里被征伐的对象国。在这种情况下，郑武公不得不考虑郑国的生存和富强的大局。

郑国与有些诸侯国不一样，既要考虑自身发展，又要讲王礼、遵王道，作卿士，宣周礼。在这样情况下，用战略的眼光来发展